

高原上的格桑花

熊夫木

观音是一对红军夫妇留在若尔盖草原的女儿。

她母亲黄清秋是红军女几队出身，1935年11月长征开始前，在湖南省桑植县被编入红六军团卫生队当护理员。她父亲易长生是红十团先遣连连长。1936年早春，贺龙、任弼时带领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在毕节县城休整二十多天，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军备物资得到补充，红军将士们的体力得以恢复，战斗力越来越强。黄清秋和易长生因此有了短暂的团聚，怀下了这个孩子。怀了三个月的时候，这对年轻夫妻还见过一面，她把怀孕的事儿告诉了丈夫。易长生把将为人父的喜悦埋在心里，不无忧虑地说： 孩子，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红二、六军团由黔入滇打了好几次恶仗，他们两口子在云南境内失去联系。渡过金沙江，在哈巴雪山下的那次战斗中，红军发起的冲锋和滇军马队的反冲锋相互交织。红军后卫连的战士掩护伤员往半山腰冲去，这时从山崖下突然窜出一股匪徒，红军卫生队的战士被冲散。这伙人发出淫邪的浪笑，把黄清秋逼到悬崖边，她情急之下跳进崖下的河流。她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隐约中，她听见一阵叮当作响的鼓乐声和婉转悠扬的诵经声。睁开双眼，她正躺在青稞穗子铺就的草堆上，身子被一件酱红色僧袍包裹着。简陋的房子没有其它陈设，只在墙角叠放着她的军服，被谁洗得干干净净。这时，一个身披袈裟的僧侣走到门口对她施礼。她从草铺子上跳起来，向来者发出一连串追问：

我怎么会躺在喇嘛庙里？你看见红军往哪个方向走了？你见过一个瘦高个儿红军来找过我吗？他叫易长生，是我的丈夫。

是啊，黄清秋有太多的疑惑。那位面容和善的喇嘛一个劲儿摇头，说的话连一个词儿也听不懂。后来，进来一个懂汉语的年轻喇嘛，让她明白了所处的环境以及红军的去向。过了几天，她的身体有所恢复，便决定离开哈巴雪山下这位好心的喇嘛，去寻找向北开发的大部队。她走过川滇边界的河谷地带，进入若尔盖草原。

一天清早，黄清秋隐隐听到草原上传来持续不断的枪炮声，她意识到是红军在狙击尾追的敌军。这些年，她见惯了战争的惨烈，战场上，生与死不过瞬间之事。身为易长生的妻子，她知道，丈夫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她一一搜寻着那些血肉模糊、四肢不全的尸身，没发现丈夫的影子，这意味着他还活着。黄清秋站在飘荡着战火余烬的阵地上，悲喜交加。 为这些血洒疆场、舍身取义的烈士而悲，为丈夫继续战斗在红军序列而喜。哦，易长生就在山那边的红军队伍中，这是她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黄清秋没走多远，一阵高原风几乎把她吹倒，她的身子骨太虚弱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划过心底，她预感到腹中的孩子要早产了，赶忙脱下哈巴雪山那位喇嘛送给她的藏袍，把它平平整整铺在草地上，然后躺在上面无助地望着蓝天。片刻，一声婴儿的啼哭穿透长空。她掏出藏刀割断脐带，瞄了一眼那个瘦小的肉体，知道生的是女孩儿，再看看那粉嫩的小脸蛋，女儿两眉间长着一颗亮晶晶的眉心痣，哦，这是民间俗称的 观音痣 啊，预示着福气和好运。而且，三个月前，她和丈夫说好了，如孩子生下来，一定是观音娘娘送来的，名儿就叫观音吧！

是啊 观音 真是恰如其分的好名字。黄清秋拿刀的手缓缓松开，嘴巴微微张开，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叫了声： 长生 易长生 你要把观音接回去啊！

观音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新奇和狐疑，如歌的哭声向莽原弥漫。黄清秋睁开微亮的眸子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她看见一杆猎枪的红须子在草丛中飘荡，哦，女儿这下有救了。忽然，她的头颅倒入草丛中，闭上双眼不再醒来。

观音被一位藏族猎人收养，带到一个叫 卓克岐 的小地方。养父叫丹增旺巴，母亲叫仁央，上面有一对比她大一岁的双胞胎姐姐白玛和索娜。大人给她取了个藏人的名字 仓兰拉姆， 她打小说藏话，穿藏装，14岁以前，她从没觉得她和其他藏人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年夏天，母亲仁央的病情已经很重了，昏迷几天后突然醒过来，也许这是人们常说的 回光返照 吧。她把仓兰拉姆叫到床前，气息微弱的说她本是丹增旺巴从草原上捡来的汉家女儿，母亲是一位掉队的红军，生她后死在若尔盖草原。他曾经说过，当时，他听见她开始叫什么 观音，临终之际一直在叫一个 易长生 的人名，估计这人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你的父亲 丹增旺巴是个行走四方的猎人，他听得懂汉语。观音望着神色肃穆的仁央，懂得她说的都是真的。善良的仁央在三个女儿的哀嚎中离开了人世，她的丧事经喇嘛们念经超度后，将尸体送往草原中央的土丘。一连三天，仓兰拉姆站在毡房前，望着成群结队的苍鹰在那边起起落落。她放不下母亲仁央，跑到草原上奔走那些啄尸的大鸟，伏在白森森的枯骨上哭了一遍又一遍。她一直以为她是仁央亲生的，她是那样疼她那样爱她，对她与两个姐姐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养父丹增旺巴那里还是有所区别，譬如说，他每次赶马帮回来，为什么只给两个姐姐买好看的头巾而独独少了她一份？他在冬天打猎时所收集的羽毛，为什么给她俩的总是艳丽的凤羽，而给她的是灰黑色的翎毛？夏天，他在若尔盖草原上游牧，每次带走的总是两个姐姐，而把她和仁央打发到卓克岐小集市，丢在土司头人德洛家磨青稞？难道，这一切都因为她是一个捡来的女孩？她还不知道，母亲仁央招致丈夫的嫌弃，

是因为她没生儿子。这对母女不被那个康巴汉子瞧得起，从这母女又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可眼下，仁央死了，仓兰拉姆对未来有着说不出的担忧。

仓兰拉姆的担忧很快变成现实。在仁央死后一个星期，丹增旺巴带上白玛、索娜、赶着黑牦牛走进茫茫草原。仓兰拉姆在后面呼唤 阿爸、阿爸，别丢下我，两个姐姐也央求父亲带上妹妹，可那位高个子、黑皮肤、蓄着六辨长发的男人勒住马头走近她，神情淡漠地对她说： 孩子，我已经养不了你，我走了，你去德洛头人家吧。 丹增旺巴跳上马背，朝马屁股甩了一鞭扬长而去。仓兰拉姆不死心，紧跑几步，朝着碧蓝的天空喊道： 那你告诉我，我到底是怎么来你家的。

我不能说，如说出你的身世，恐怕你小命难保。你不要我了，就该让我知道我的父母。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被养女的执着所感化，丹增旺巴跳下马，两臂摆动着走到仓兰拉姆面前，死盯着她眉宇间的那粒黑痣，一板一眼地说： 你是我从若尔盖草原捡来的，那个地方叫包座，当时，你母亲刚生下你，用藏袍裹着，她可能烧糊涂了，先是被叫 观音，接着叫了几声 长生、易长生 什么的 我知道那里刚打过仗，你母亲是掉了队的女红军。

仓兰拉姆从养父口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有喜亦有忧。喜的呢，她是有父母的孩子，父亲呢，一定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惦念着她，母亲呢，也会在九泉之下为她祈福吧。那忧什么呢，母亲生下她就死了，她心里是那么伤心，也是多么的无助，而父亲和她从未谋面，她想念他，却不知道他身处何方。抑或哪一天，他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过， 父母 总是个暖心的称谓，也是让她牵肠挂肚的血缘纽带，纵然见不到他，却足以给她些许安慰。

丹增旺巴前脚刚走，德洛家派人把仓兰拉姆带到卓克岐小集市，这次不是要她去帮佣的，是去伺候他那傻儿子的。德洛头人的话说得很直白，他在丹增旺巴那里是花了大本钱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将来都要做德洛家的儿媳妇。仓兰拉姆心里憋屈得很，凭什么养父就把她卖了，对她他增添了一重恨意。但她不敢拒绝，由于生长在贫困人家，加之长时间被养父使唤，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只能被动接受。仓兰拉姆见过德洛头人的独生儿子洛萨，他呆头呆脑的样子，对她嘻嘻笑着，一看就知道是个智障男。但他专注的神情看不出有一丝恶意，他若看见她伤心，会帮她擦去眼角的泪痕，并拉着她的手走到卓克岐小集市。他似乎等这个小小妹妹等了很久了，带着炫耀的意味大呼小叫。或许是没有哪个男子给过这份情感，或许是她对这种智障人天然的怜悯，仓兰拉姆似乎并不排斥他。高原上的格桑花开得正旺，白色、粉红色、紫色、淡黄色，随着坡地的抬升向蓝天下蔓延。人们都说格桑花是幸福花，以前，每年这个季节，她和养母仁央都要来到姹紫嫣红的花丛中沾一沾喜气，可她俩没找到幸福的感觉，反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对未来已不抱多大的希望，只是寄望生活中少一些苦难。是呀，她的生命一如草原上的格桑花，风一吹便离开树干，脱离母体，飘零无踪，不知道命运的小船要把她带向何方？她不知道父母身处何地，更不知道故乡在何方。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也就意味着他（她）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仓兰拉姆蹲在一条清浅的小溪边哭了很久，为自己的苦难命运，也为日思夜想的父母，那溪流汇聚了她的一滴滴眼泪。洛萨把她拉起来，指了指远处土丘上的五色经幡 那是藏民们呼唤吉祥、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他的意思是去那边祈求神灵或者许个愿。她的心房忽地激荡一下，他的善良让她感到欣慰，也许这个傻男人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傻，只不过脑瓜子不太灵光、说话有些口吃而已。而且，在跟私塾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她陪着洛萨学会了一口标准的汉语。有时候，在草原上游玩时，他发现他的眼睛是透明的，澄澄澈澈能照得见人影儿，敞亮得简直没有一丝杂质。洛萨用行动感化了仓兰拉姆，来年秋天，这个比她大10岁的土司之子正式成为她的丈夫。

1950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川西北高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藏区土司制被彻底废除，德洛家被划为地主成分。根据党的政策，在保证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他家的土地、耕牛、家具等被没收，重新分配给贫苦农奴。这突如其来的的社会变革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德洛夫妻对这股来势迅猛的革命洪流充满恐惧，过了几个月惊魂不定的日子，不幸相继离世。这时，洛萨和仓兰拉姆已生下一岁的幼儿，他们不明白，这平静的生活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如此摧朽拉枯般的席卷若尔盖草原？仓兰拉姆哪里知道，此时此刻，她的父亲正带着一路人马，在川西北高原横刀跃马，风扫残云般的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秩序。这对年轻夫妻经历一连串的冲击和刺激，渐渐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洛萨终于明白，他不再是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土司头人之子，而是一个必须自食其力且需养活妻儿的农民，现在二位双亲死了，家产也抄没了，他要带着仓兰拉姆和年幼的儿子好好活着，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是德洛家生命的延续。洛萨扛起犁铧、赶着耕牛走向那块属于自己的黑土地，在翻耕出两垅地时，仓兰拉姆背着幼儿现身于芳草萋萋的原野，一手提着糌粑一手挽着一搭莛青稞种子，在丈夫吃早饭的时候，她把一粒粒青稞种子撒向湿润的土地。儿子满三岁那年，仓兰拉姆怀上二胎，在青稞抽穗扬花季节，她就在朗朗天光下生下女儿，在拥抱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她会想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可记忆中没有他们的一点印记。或许，儿子的五官像她的爹、女儿的容貌像她的娘吧，她没有可比印象，只能这样想象。父母对她来说是那么虚幻，有时候，她觉得她的降临都是一个谜。

收割青稞的那阵子，洛萨早早下了地。仓兰拉姆刚满月子，但也得帮丈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天清晨，她照例带着一双儿女给干活的洛萨送早饭。当她走过卓克岐小集市，发现有个当官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一栋破败的土屋下观察她。穿过陋巷，她往草原上奔走，那个人起身跟着她，两下相距二三十米左右，轻快的脚步如生风一般。儿子抓住她的手一路小跑，生怕被来人逮住似的。不过，那个中年人的举止倒不像什么坏人，可这样尾随她还是让她发慌。这人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仓兰拉姆越走越快，远远看见青稞地里的晃动的人影，忙不迭地呼叫起来： 洛萨，洛萨

那位中年人走过金灿灿的青稞地，一步一步走向仓兰拉姆，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她。他感慨道：是啊，那张脸简直就是妻子黄清秋的翻版，眼睛，鼻梁，嘴巴，以及脸型都酷似她。他按捺住心里的激动尽量表现得镇定一点。洛萨手握镰刀保持戒备，仓兰拉姆拉住丈夫的手，示意他放下镰刀。他的手松开了，满眼狐疑地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中年人的身后跟上几个干部装束的人，其中两个是仓兰拉姆和洛萨所熟悉的本地人，更离奇的是，她的养父丹增旺巴也在，他怎么回来啦？他不是带着白玛和索娜离开卓克岐去了外地吗？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仓兰拉姆身上。还有那个中年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围上来的人簇拥着他，也似乎明白他的来意。在附近几垅青稞地收割的藏民停下活计，赶过来帮仓兰拉姆和洛萨抱起孩子，无不新奇地望



坝上冬色 张德华 摄

张吉怀

着来人。中年人向仓兰拉姆发话道：

你原名叫观音，是一个汉家女？那位名叫江村旺珠的贫协主席担心仓兰拉姆没听懂，用藏语解释道：这是行署区的易长生主任，大领导 他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仓兰拉姆盯着对面的大领导，揣摩着他的问话。易长生盯着她额头的眉心痣，平静地说：你是从草原上捡来的孩子 你妈妈叫黄清秋，是了不起的女红军，她生下你就牺牲了 仓兰拉姆下意识地摸摸眉心痣，瞪大眼睛望望那个和颜悦色的大领导，对他所说的话真假难辨。可奇怪的是，这种话养父以前也说过，难道他真是 仓兰拉姆显得无助地看了一眼洛萨，他的嘴唇乌青，身体微微发抖，一种难以言状的紧张感几乎击倒了他。

易长生缓缓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仓兰拉姆，声音低沉地说：

姑娘，我找你好久了，你的汉名叫观音，你的母亲叫黄清秋，你的父亲叫易长生 观音，你就是我遗落在草原上的亲生女儿啊！

丈夫洛萨显然不这样看，他完全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他和仓兰拉姆以及一双儿女才是一家人，他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带走他的爱妻呢？他突然大吼一声：你胡说！

仓兰拉姆看着丈夫焦急的样子，既心疼又好笑。是的，洛萨那么爱她，那么离不开她，他和孩子都在卓克岐，她可不是那种任谁说几句就能带走的。这时丹增旺巴带着讨好的神态，对着众人说：

仓兰拉姆，我可以证明，你正是我从草原上带回来的孩子，我对你说过你的母亲，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生身父亲，也就是你妈妈临死前反复提起的那个名字 易长生，你的确是红军的后代 是我把你带到了卓克岐 你跟着我受苦了。

不、不，丹增旺巴带给她太多的伤害，仓兰拉姆对他缺乏信任，莫非他俩是事先串通好了？她有点不知所措，一下子蹲在青稞地里呜呜哭起来。洛萨眼见心爱的女人受了委屈，像一头发疯的牦牛拦住易长生。他满脸通红，情绪愤激，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你是你女儿 就是你女儿啦？凭什么？凭她是我捡回来的孩子 这草原上捡回家的女孩只有仓兰拉姆？呸，我才不会让一个天外来客 把我的女人带走呢。

洛萨所表达的想法再明确不过了。青稞地里的几个藏民也和他保持一致，纷纷附和道：

就是，不能随便带人走。我们都证明，仓兰拉姆是洛萨的妻子。

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要这样带走一个女人吗？在卓克岐，决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易长生走上前扶起仓兰拉姆，他的眼里饱含深情，他多想抱一抱或者亲一亲他的女儿啊！是的，她的眉心痣是那么晶莹透亮，像一颗圆润光滑的黑玛瑙，五官、脸庞也像极了她的母亲，这不是他女儿还能是谁呢？可是，他所认定的事却得不到女儿及其丈夫的认可，那些藏民也把他当成一个侵入者，充满恶意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辽阔的青稞地一派寂静。他放开仓兰拉姆的手，心情复杂地望了一眼洛萨，不知道说什么好。贫协主席江村旺珠打破沉寂：

仓兰拉姆，你要相信易主任，他这样的大领导难道会说假话吗？

请允许给点时间 让我好好想一想。 仓兰拉姆囁嚅道。

仓兰拉姆，离开这个土司头人的儿子，跟易主任去成都，去北京，你会有享不尽的福呢！

洛萨被丹增旺巴的话彻底激怒了，冲到他面前，说：丹增旺巴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懂呢 今天，你们的做法 违背了仓兰拉姆的意愿。

呃哈！呃哈！呃哈 青稞地上的庄稼人为洛萨叫好，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智力平庸的骡子竟然毫不示弱。江村旺珠有点气急败坏，他喝令他们安静下来，但似乎没人听他的。易长生将右手举过头顶，有气无力地说：

大家别争了，散了罢。今天的事，只能仓兰拉姆和洛萨说了算！

围在易长生身边的人纷纷后退。他再次端详着仓兰拉姆，把她的手交给洛萨，声音哽咽道：你是好人，我相信你会好好待她

洛萨紧紧握住仓兰拉姆的手，似乎担心一松开就会走了似的。易长生步履沉重，缓缓走出青稞地。是的，女儿从没见过他，今日第一次见面也无意与他相认，那闪烁的眼神和疏离的情感真让人心痛。此时此刻，他觉得他像一个小偷，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别人却死死抓住不放，再争下去只能引起更大的对立。不过，让他感到安慰的，他终于见到了他的骨肉，这也是对死去的战友黄清秋有个交代吧。好吧，就让观音留在若尔盖草原吧，留在藏族群众中间，与这一方山水融为一体。或许，这不能说 he 出于公心，却是一个革命者的无奈之举，也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应该付出的代价。草原上，一阵秋风吹过，易长生的嘴角有股清凉的味道。他擦去脸颊的泪水，大步流星走向卓克岐小集市。

一列动车

在 张吉怀 铁路上
穿山越岭
速度的风浪
掀开湘西山水的
神秘面纱
把天门山拉高
把十里画廊和金鞭溪拉长
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
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壮行
在所有抑制不住的激动面前
复兴号 车头
最先与怀化握手
随后与吉首握手
再与张家界握手、拥抱
青山绿水的韵律
从此有了不一样的
平平仄仄

沪昆高铁线上的

怀化南站
站务员的笑
阳光一样灿烂
动车出发之前
人们载歌载舞的旋律
在雪峰山脉回荡
路过的麻阳、凤凰古城、古丈、芙蓉镇
次第拿出腊肉、米酒、毛尖、米豆腐
拿出矮寨大桥、吊脚楼、传统服饰
以土家族、苗族特有的方式
演绎出大山风情
游客们用眼睛的快门
纷纷拍摄车窗外
那些张开的嘴巴
流动的惊奇
吐露的心声

中国高铁手牵手
在自主创新和小康路上
奔跑着
再次把扶贫工作
打造成东方网红
世界神话
从而实现 一个都不能少 的
郑重承诺
把怀化、吉首、张家界串在一起
就是攥紧初心
就是让大湘西插上腾飞的翅膀
就是把山区人的心
贴近再贴紧

张吉怀 高铁
直贯春天
直贯快乐与幸福
把昨天和今天
高山和平地
深谷和险滩，勾勒成
举世瞩目的景观
我们敞开心扉
掠过村庄
跨过高山河流
以闲庭信步的气势与豪迈
阅读窗外
中国最美风景线